



宽厚幽默大师兄李希凡

□ 马瑞芳



2018年10月29日,著名文艺理论家、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李希凡逝世,享年91岁。

本期随笔周刊特邀山东大学文学院马瑞芳教授撰文回忆与李希凡先生交往旧事。两个版,六千余字,刻画入微的细节中可见这位红学大家的胸怀、气度与真性情。

▶毛主席接见李希凡。



塞顿开。

他又说:“你写冯(沅君)先生似乎小气,实际她必要时很大方。我给你补充个细节: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姐夫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组织上送他去解放区。我正在旁听冯先生的课,姐夫走了,我和姐姐生活困难。冯先生和陆先生送来二十块大洋说:帮点儿小小的

>> 毛泽东赞赏过的“小人物”

2010年北京电视台编导打电话,邀我参加新版《红楼梦》电视剧全国首映式。我回答:已给你台做数集《红楼梦》节目,跟李少红导演做过对话节目,首映就不去了。

编导说:难道跟李希凡、冯其庸、张庆善做谈话节目也谢绝?

我一听,跟李希凡大师兄同台,求之不得,哪敢不去?何况还有冯先生!两位先生德高望重,多

年对我提携有加。庆善是中国红学会现任会长,对我亦多有帮助。

北京电视台安排李希凡携“林黛玉”、我跟“贾宝玉”走红毯。接着拍谈话节目专家出场,八十四岁高龄的李希凡刚迈出台口就摔了一跤,脸上青了一块,敷冰袋后上场侃侃而谈。新版《红楼梦》电视剧虽受观众诟病,但在冯、李二位红学泰斗眼中,因忠于原著,可施以援手。

我叫李希凡“大师兄”,其实我读中学时他是我的心中偶像。

1960年我考大学,三哥苦口婆心劝阻我考中文系,认为没前途。但我自幼喜欢文学,立志考山东大学中文系,因为那里有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还出了毛主席命名的“小人物”。“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红楼梦》研究开创了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文学的先河。

>> “我希望你搞‘教授文学’”

1980年首届蒲松龄研讨会,我第一次见李希凡、蓝翎。我参会带去一篇散文,拟题《万花筒中看老九》,请他们指教。李希凡在饭桌上坦率谈话:

“你写成仿吾校长对学生严格要求,有什么必要涉及他和鲁迅先生不和的事?成老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宾说鲁迅搞宗派主义,这样说不对,你替成老辩护,会引起争论。写散文何必对没深入研究的事乱发议论?这样做是问题弄不清,稿子在报刊通不过。你文笔很好,但字句过于尖刻,不要在无济于事的句子上惹人不满。”

我刚起步写散文,如何把握文章分寸没准星,听这番话,茅

忙。那可绝对不是小忙!还有,童书业老师这段,你写他不修边幅,我不大喜欢。蓝翎也看了,跟我一样看法。”

李希凡的姐夫是著名历史学家赵纪彬。李希凡二十岁前一边帮他查资料、抄文章,一边旁听陆侃如、冯沅君等老师的课。1954年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北京报刊碰壁,投稿《文史哲》,经华岗、杨向奎、陆侃如、冯沅君等编委讨论后发表。不久,这篇文章引起毛主席重视。

我写篇四千字散文,给当代大批评家劈头盖脸找出这么多毛病!有点儿脸上挂不住,犹疑地问:“您觉得我还可以写点儿什么吗?”

“可以。你文思敏捷,可以继续写。但要注意:一是不要用杂文手法写散文,要尽量用形象东西反映事物,不要急于把你的看法塞给读者;二是,你文笔虽好,切记不可以文害意;还有,文章题目得改。你写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严肃主题,题目不要这样开玩笑。”他接着说起我提供大会的论文,“你的词还不少,但以后要尽量写得朴实,当然朴实并非不要艺术性。”

李希凡回到北京,马上把我的《鬼狐史与青云路》发表在《人民日报》刊物《战地》(次年更名《大地》)上,亲自加编者按。经过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散文,修改后以《名士风采录》为题,隔一期发出。童书业教授那段,我坚持保留,得到容忍。

李希凡寄样刊时附信:“我希望你搞‘教授文学’,因为生活就在你脚下。”

李希凡虽提携后学,但对文章要求严格。我寄他又一“教授散文”,受到毫不客气的批评:“此篇似不佳,大学长只好退稿,不佳处在于太零散,虽然散文可写几个

镜头,但也还要写出主要东西。写人几笔给人留下较深印象。此篇闲笔太多。好在人就在你身边,观察观察,重写!”不久,我写留学生的散文得李希凡青目,认为我写校园文学在学生写老师之外多个新领域:老师写特殊学生。接着,袁鹰主编的散文丛刊来约稿。冯牧主编的刊物发我写吴富恒校长的报告文学。

人生路很长,关键处只几步。李希凡在我三十几岁初涉校园文学,写什么、如何写满头雾水的关键时刻,高明点拨,有力提携。我至今牢记他信中两段话:

“一个作家最怕让别人对自己的作品只说好不说坏。”

“大师兄一辈子没得过文学奖,还不是照样拿笔?”

后来李希凡两次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1999年“新儒林长篇系列第三部《感受四季》研讨会”;2013年“《红楼梦风情谭》《金瓶梅风情谭》出版研讨会”。《李希凡文集》收进两篇分别评我的散文和小说的文章。

1993年我的长篇小说《蓝眼睛》问世,虽受读者欢迎,得到吴富恒、陈荒煤、赵俪生三位八十高龄、不同领域权威首肯,学校里却有人“对号入座”。李希凡写文章有理有力做“典型论”普及,说:“像鲁迅说的:作家的艺术概括,即使不用某一个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人的生活和心灵也还有规律性的现象,一部大书写了那么纷繁复杂的生活,必然要有所概括,这应当得到谅解,而不要以为是对自己触犯。”大学长发话,飞短流长很快销声匿迹。

有傲骨而无傲气,平等善意对待晚辈后学,严要求,真爱护,指点迷津,助力起跑。李希凡有这样的大胸怀、大度,源于他自己有大学问、真学问、高境界。

>> 毛泽东赞赏过的“小人物”

2010年北京电视台编导打电话,邀我参加新版《红楼梦》电视剧全国首映式。我回答:已给你台做数集《红楼梦》节目,跟李少红导演做过对话节目,首映就不去了。

编导说:难道跟李希凡、冯其庸、张庆善做谈话节目也谢绝?

我一听,跟李希凡大师兄同台,求之不得,哪敢不去?何况还有冯先生!两位先生德高望重,多

年对我提携有加。庆善是中国红学会现任会长,对我亦多有帮助。

北京电视台安排李希凡携“林黛玉”、我跟“贾宝玉”走红毯。接着拍谈话节目专家出场,八十四岁高龄的李希凡刚迈出台口就摔了一跤,脸上青了一块,敷冰袋后上场侃侃而谈。新版《红楼梦》电视剧虽受观众诟病,但在冯、李二位红学泰斗眼中,因忠于原著,可施以援手。

我叫李希凡“大师兄”,其实我读中学时他是我的心中偶像。

1960年我考大学,三哥苦口婆心劝阻我考中文系,认为没前途。但我自幼喜欢文学,立志考山东大学中文系,因为那里有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还出了毛主席命名的“小人物”。“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红楼梦》研究开创了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文学的先河。

>> “我希望你搞‘教授文学’”

1980年首届蒲松龄研讨会,我第一次见李希凡、蓝翎。我参会带去一篇散文,拟题《万花筒中看老九》,请他们指教。李希凡在饭桌上坦率谈话:

“你写成仿吾校长对学生严格要求,有什么必要涉及他和鲁迅先生不和的事?成老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宾说鲁迅搞宗派主义,这样说不对,你替成老辩护,会引起争论。写散文何必对没深入研究的事乱发议论?这样做是问题弄不清,稿子在报刊通不过。你文笔很好,但字句过于尖刻,不要在无济于事的句子上惹人不满。”

我刚起步写散文,如何把握文章分寸没准星,听这番话,茅

忙。那可绝对不是小忙!还有,童书业老师这段,你写他不修边幅,我不大喜欢。蓝翎也看了,跟我一样看法。”

李希凡的姐夫是著名历史学家赵纪彬。李希凡二十岁前一边帮他查资料、抄文章,一边旁听陆侃如、冯沅君等老师的课。1954年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北京报刊碰壁,投稿《文史哲》,经华岗、杨向奎、陆侃如、冯沅君等编委讨论后发表。不久,这篇文章引起毛主席重视。

我写篇四千字散文,给当代大批评家劈头盖脸找出这么多毛病!有点儿脸上挂不住,犹疑地问:“您觉得我还可以写点儿什么吗?”

“可以。你文思敏捷,可以继续写。但要注意:一是不要用杂文手法写散文,要尽量用形象东西反映事物,不要急于把你的看法塞给读者;二是,你文笔虽好,切记不可以文害意;还有,文章题目得改。你写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严肃主题,题目不要这样开玩笑。”他接着说起我提供大会的论文,“你的词还不少,但以后要尽量写得朴实,当然朴实并非不要艺术性。”

李希凡回到北京,马上把我的《鬼狐史与青云路》发表在《人民日报》刊物《战地》(次年更名《大地》)上,亲自加编者按。经过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散文,修改后以《名士风采录》为题,隔一期发出。童书业教授那段,我坚持保留,得到容忍。

李希凡寄样刊时附信:“我希望你搞‘教授文学’,因为生活就在你脚下。”

李希凡虽提携后学,但对文章要求严格。我寄他又一“教授散文”,受到毫不客气的批评:“此篇似不佳,大学长只好退稿,不佳处在于太零散,虽然散文可写几个

>> 毛泽东赞赏过的“小人物”

2010年北京电视台编导打电话,邀我参加新版《红楼梦》电视剧全国首映式。我回答:已给你台做数集《红楼梦》节目,跟李少红导演做过对话节目,首映就不去了。

编导说:难道跟李希凡、冯其庸、张庆善做谈话节目也谢绝?

我一听,跟李希凡大师兄同台,求之不得,哪敢不去?何况还有冯先生!两位先生德高望重,多

年对我提携有加。庆善是中国红学会现任会长,对我亦多有帮助。

北京电视台安排李希凡携“林黛玉”、我跟“贾宝玉”走红毯。接着拍谈话节目专家出场,八十四岁高龄的李希凡刚迈出台口就摔了一跤,脸上青了一块,敷冰袋后上场侃侃而谈。新版《红楼梦》电视剧虽受观众诟病,但在冯、李二位红学泰斗眼中,因忠于原著,可施以援手。

我叫李希凡“大师兄”,其实我读中学时他是我的心中偶像。

1960年我考大学,三哥苦口婆心劝阻我考中文系,认为没前途。但我自幼喜欢文学,立志考山东大学中文系,因为那里有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还出了毛主席命名的“小人物”。“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红楼梦》研究开创了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文学的先河。

>> “我希望你搞‘教授文学’”

1980年首届蒲松龄研讨会,我第一次见李希凡、蓝翎。我参会带去一篇散文,拟题《万花筒中看老九》,请他们指教。李希凡在饭桌上坦率谈话:

“你写成仿吾校长对学生严格要求,有什么必要涉及他和鲁迅先生不和的事?成老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宾说鲁迅搞宗派主义,这样说不对,你替成老辩护,会引起争论。写散文何必对没深入研究的事乱发议论?这样做是问题弄不清,稿子在报刊通不过。你文笔很好,但字句过于尖刻,不要在无济于事的句子上惹人不满。”

我刚起步写散文,如何把握文章分寸没准星,听这番话,茅

忙。那可绝对不是小忙!还有,童书业老师这段,你写他不修边幅,我不大喜欢。蓝翎也看了,跟我一样看法。”

李希凡的姐夫是著名历史学家赵纪彬。李希凡二十岁前一边帮他查资料、抄文章,一边旁听陆侃如、冯沅君等老师的课。1954年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北京报刊碰壁,投稿《文史哲》,经华岗、杨向奎、陆侃如、冯沅君等编委讨论后发表。不久,这篇文章引起毛主席重视。

我写篇四千字散文,给当代大批评家劈头盖脸找出这么多毛病!有点儿脸上挂不住,犹疑地问:“您觉得我还可以写点儿什么吗?”

“可以。你文思敏捷,可以继续写。但要注意:一是不要用杂文手法写散文,要尽量用形象东西反映事物,不要急于把你的看法塞给读者;二是,你文笔虽好,切记不可以文害意;还有,文章题目得改。你写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严肃主题,题目不要这样开玩笑。”他接着说起我提供大会的论文,“你的词还不少,但以后要尽量写得朴实,当然朴实并非不要艺术性。”

李希凡回到北京,马上把我的《鬼狐史与青云路》发表在《人民日报》刊物《战地》(次年更名《大地》)上,亲自加编者按。经过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散文,修改后以《名士风采录》为题,隔一期发出。童书业教授那段,我坚持保留,得到容忍。

李希凡寄样刊时附信:“我希望你搞‘教授文学’,因为生活就在你脚下。”

李希凡虽提携后学,但对文章要求严格。我寄他又一“教授散文”,受到毫不客气的批评:“此篇似不佳,大学长只好退稿,不佳处在于太零散,虽然散文可写几个